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六七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裘　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監生臣藍嘉璐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風俗

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而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

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内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内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魏武帝時和洽為丞相掾屬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上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飡以入官

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明帝泰和六年司徒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

擿毁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以毁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舋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耶但求人之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呑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

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
颺等
吳大帝時姚信集乞旌表欝生以勵婦節上疏曰臣聞
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
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葢所以闡崇化業廣
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
王蠋建寒士之節而齊王表其異義姑立殊絕之操而
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欝生少履貞

持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欝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葢交横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誄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則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欝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西晉武帝咸寧中傅咸為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

孤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嘆曰

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

在不難矣

武帝時風俗趨競禮讓陵遲諫議大夫庾峻上疏曰臣

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

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

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

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

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

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之後葢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于時以釋之之貴而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

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時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佐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販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銜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

必易其教雖以爵禄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令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禄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歴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授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

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脱屣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並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

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梁武帝天監中徐勉為侍中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
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
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
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昏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
椁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
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風滅理莫此為大
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絶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

深淺事實難原如覘或爽存没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
已多豈不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
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以勵末俗帝
可其奏
後魏文成帝時中書侍郎高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
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上奏曰前朝之世屢
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
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

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于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為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妓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

之際如此其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則所配者
或少長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
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撿劾誠是諸王過酒致
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
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
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
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
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畒舜葬蒼梧市不

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固三泉金玉寳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

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隋文帝時比部侍郎李諤見禮教凋獘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

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窺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

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
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蕩忘
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
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
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
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
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茍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
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

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髙朝廷據兹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

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
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
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引預搢紳衆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
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
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
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遠縣
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

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敎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謗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

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
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
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
廉恥上使之然用人惟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
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
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
媒都無慙恥之色强干横請唯以乾没為能自隋受命
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獘俗如

聞剌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揩揮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

唐太宗貞觀初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敎御史大夫韋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

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婚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

六年太宗謂房𤣥齡曰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買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禮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

士廉等刊正姓氏剪其浮華定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士廉等以崔幹為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且大丈夫有能建德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素髙學藝宏博此亦足為門戶可謂天下大丈夫今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以下

何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以得為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貴我官爵邪不須論數代以前止取今日官品人材作等級宜一量定用為永則遂以崔幹為第三等及書成頒之天下復詔羣臣曰氏族之美實繫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

門之胄不敢匹敵之儀問名唯在於竊貲結縭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屈辱於姻婭或矜誇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以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典禮稱朕意焉又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壞風俗悖

亂禮經宜即禁斷仍令致拜於父母羣臣皆曰誠如聖

旨

中宗時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兼博士唐紹上言曰

比羣臣務厚葬以俑人象駿脏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

成俗願按令切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

婚家盛設障車擁道為戲樂邀貸捐貲動萬計甚傷化

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歎美

南唐嗣主時太常博士陳致雍上奏曰臣竊聞中書商

量不許旌表吉州孝子瞿處圭等門閭事伏以上古之時人民淳素故可無為而治三季澆薄無常行或可激勸而成則旌表門閭是其旨也中書舍人張緈不知大體屢興僻論以為鄉閭之民苟避徭役旌表則遞相傚傚止塞則永絶其源此茸吏無識者之所譚非大臣佐天子興教化之良術也且有旻來孝義著聞者絶鮮陛下之德所感相繼有廬墓者三人而不以為人化所滋虪慮其遞相傚傚若相率為賊則實害於時相傚行孝

又何傷於政懲惡本欲人懼賞善本欲人勸倘的相倣
倣則是陛下敦勸之有驗也如不倣倣又用旌表何為
今朝野之間不義不孝者何嘗不有風俗若此正是陛
下急於敦勸之秋或小吏出此無稽之言猶大臣必須
懲絕况居清切之司當顧問之地首創斯議謬莫甚焉
噫為人臣子者上有君下有親何思沮人之為孝夫王
政之基無先於學人倫之本莫大於孝去年停貢舉巳
沮陛下敎人之為學此時於激勸又沮陛下敎人之行

孝將順其美一何踈哉伏惟皇帝陛下至德格于上玄廣愛刑于四海邪見詭説必不能上惑聰明然臣雖不才而所務者大所思者遠恐或有一可之言是以不敢不奏

蜀主王建時劉纂上疏曰下之從上如風偃草以仁義理法化之則為謹愿之行以驕奢淫佚化之則為狂薄之俗令一國之人皆效醉粧臣恐邦基頽然如人之醉而不可枝持也

宋真宗時陳洪進子陳文顯為青齊盧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與諸弟不睦御史中丞李維清抗疏曰文顯等並分符竹委以方面一門榮盛當世罕儔先人之墳土未乾私室之風規大壞弟兄列訟骨肉為仇官奉私藏同居異爨屢經赦宥久積人言文顯首起訟端當律文尊長之坐乞寘散秩以警浮俗詔曰文顯等頗傷名教合寘邦刑以其父有忠勳未忍捐棄宜賜戒諭許其改過儻無悛革當正簡書令御史臺告諭之

仁宗天聖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奏曰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觀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俗之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之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
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之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
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
變大君有命孰不從風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
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
幸甚
九年侍御史知雜事劉隨奏乞戒止奔競疏曰臣聞風
俗信厚草木被于仁恩世道澆漓郡國所以愁歎仁恩

治則邦國益固愁歎甚則王室下衰三代以來理亂之
政布在經史垂誡後王是故歴代聖君因時立制治于
未亂安于未危其術何也在於法令必行賞罰公當止
塞徼求之路興行禮遜之風如此則忠賢得以盡誠姦
佞無由妄進百司舉職列郡向方徇公滅私天下無事
自古稱垂拱而治者用此道也伏以皇上御歴三后繼
明建不拔之洪基張率仁之景化兩宫臨御萬國歡康
禮重大臣延納端士欽恤庶獄儉約豐財小大必親上

下無壅此皆上古帝王之能事也近年文武之列内外
庶官則有志務僥求公行請託對見旒扆或洒涕以期
恩勞効纎微或自矜而無愧或苟且進用或規避遠官
或干犯有司違之則動生謗議或唐突執政違之則頗
扇是非即有寄任藩宣位望崇重或表章不遜或奏請
無厭况於無事之時尚懐悖慢若當要用之際寧盡公
忠至于按察之司宴安顧望以養姦為大體以舉職為
近名以巧詐為俊賢以恬退為愚拙以至貪殘之吏黷

于貨財老疾之徒罔知止足務進者都忘于廉恥營私者不顧於典刑雖教導以彌勤而奔競之猶甚若無約束寖壞紀綱慮傷忠厚之風殊非國家之利伏望特頒明詔徧示臣僚俾知戒懼之心共贊熈隆之運苟無悛改當遂奏陳寘彼簡書用肅有位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上謹習疏曰臣以駑蹇之質再為諫官荷陛下寵祿之優責任之重夙夜震恐不遑寧處思極竭愚忠以報塞萬一顧瑣瑣細務皆不足以

煩瀆聖聽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繫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至有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至於古今亦然有服古之衣冠於今之世則駭於州里矣服今之衣冠於古之世則僇於有司矣衣冠烏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已矣夫民朝夕見之其心安焉以為天下之事正應如此一旦驅之使去此而就彼則無不憂疑而莫肯從矣昔秦廢井田而民愁怨王莽復井田

而民亦愁怨趙武靈王變華俗效胡服而羣下不悅後魏孝文帝變胡服效華俗而羣下亦不悅由此觀之世俗之情安於所習駭所未見固其常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諸侯

諸侯之令必行於卿大夫士卿大夫士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禄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懐諸侯而諸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有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絶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

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

然沒世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耻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于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焉

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懾服矣於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

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擘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
之士聚諸京師以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
陸梁然後天下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
度使之權歸於州鎮員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
路各置轉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
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
州之令必行于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叙
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

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殊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以陟禹之迹至于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于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絶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慄慄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

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業叢
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于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
出不可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之有作威作
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威福之柄一失於人而習以為
常則不可復收矣此明主之所慎也又頃以西鄙用兵
權置經略安撫使總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
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鄜時節度
使之權不能及矣唐始置沿邊八節度亦如是而已以

其權任太重故後世有跋扈之臣洛誥曰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言慎其微也又將相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為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轉運使不得問哉漢刺史以六百石吏督察二千石豈以名位之貴賤哉又自景祐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

之政於是胥吏讙譁而斥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廢
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罵三司
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
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
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
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
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
士卒姦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羸

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效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效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禹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為收捕

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懐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姦雄生心矣夫祖宗苦身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風此臣之所為陛下痛惜也臣愚以為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群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於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悦喜詩曰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葢言無所臧否之為患大也經略安撫使有征討之事則置之無事則當廢之儻未能廢則軍事迫急不暇奏知者使專之可也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於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從可宥可赦並聽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於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規畫號令行下諸州而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罷州將勿罷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

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官有廢法違道以取悅於下歸怨於上者當隨其輕重誅竄廢黜公正無私御衆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如是則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矣上之人難動而下用命此所以尊朝廷也上下已明綱紀已定然後修儒術隆教化進敦篤退浮華使禮義興行風俗純美則國家保萬世無疆之休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

仁宗時帝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知
永興軍葉清臣上奏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
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
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
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
以警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
風出入權要之家特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
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令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

宰相所惡則𢬵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纎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歳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江西湖南轉運使所至苦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

張方平上僭俗論曰臣聞古先聖人其制民之法詳矣始則經土立井分鄰晝伍為比閭族黨之法保受救賙之義辨之以四業任之以九貢以同風俗以齊豐寡將以敺之趨本勵之無游故使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樹者不椁不績者喪無縗猶慮敺而勵之未從也又為罰焉故使宅不毛有里布田不耕出屋粟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惰游棄本者縞冠素紕垂緌以耻之已事其事矣又懼其侈而慢也故使雖富

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無過五兩合親不踰一卣老少異糧長壯殊役則是衣服飲食喪祭嫁娶之事莫不為之法制矣而後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比為之長閭為之胥教訓敦勉繩非糾怠是以民之生業均平而國之禮義興起矣自秦民毁井田立阡陌賞勵貨殖寵縱兼并至有專地跨乎丘甸籠利占乎山澤强弱相伏富貧相役四維盡棄淫刑以逞王道蕩壞遂不可復其流虐遺弊益至今焉于後天下或合或離承運立統凡十

七姓平國治世惟漢與唐以文景之盛德文明之英才朝廷之政既修天下之俗已泰民知自重刑辟希省可謂既富庶而教之之時也不能圖建遠猷為之制節故豐大及身而已天寶之敗仍親取焉今我治朝一統寰域日出月入咸被聲教自穉及耋不知驚擾導之以禮樂漸之以德義作法于治今實其時然天下務穡寡而游冗煩末俗逸而誠農困通貨貿遷者倖騎從後坐廛射利者大第相倚食享列鼎服備四時曲堂便房伎

妾夾侍四方新異咄嗟畢到與夫躬執耒耜寒耕暑耘水旱憂於前租庸逼於後奴妾不售溝壑為家其勞佚如何哉臣聞周官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生貧苦人之大惡故欲惡者人情之大端而制節者理人之大柄民知分限規繩之不可踰則貪奪僭侈之心息仁義廉讓之意興是故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其在易履卦之象則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故知上下誠辨則民志斯定民志誠定則暴亂侵爭之患

何由作乎向者頒下明詔誡天下服用之尤僭者而靡
流之俗知勸矣夫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言理
教之當以漸成也臣聞孝弟本於朝廷禮義始乎京師
在詩晉國之篇以為其民憂深思遠猶有陶唐氏之遺
風故繫之唐風且陶唐氏之不為政久矣其德教在民
雖百世而不易非以其嘗所臨治被化尤厚者乎今京
師者宮室所在王教所先宜乎其風俗敦厚質固以表
正萬邦使八紘取則遠人知慕是當以道德為富而不

以繁華為盛今乃子女玉帛多於郢國魚龍撞索過乎漢都雕飾淫巧之器奇袤纖靡之服陳鬻于市流于四方詐偽姦欺聚為淵藪虧損皇道熒亂民心臣愚以為宜益條節務從樸素事為之制物為之法掩塞末路推省游人其兼并豪猾僭上剝下為蠹猶多宜深搏約使循律度勿令侵急小人以奉無厭之欲則天下之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得一息之寛矣

方平又上奏曰臣聞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揺動

俗用不静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使卑陵尊左氏傳曰
下陵則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歳以來時風
寖敝是非起於憎愛毀譽移於朋黨貴而尊者畏訕誣
之見及故待下之逾謹賤而卑者恃詆訾之可行故奉
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此俗法制因兹不振堂陛
由是益削且軍國圖議三事之職將相進退人主之柄
即措置有乖於理體謨猷不允於人望朝廷固有邇臣
列位諫官御史得言者衆必有獻納豈容小人妄兹干

議近如王預仕人卑品婁徹草澤狂生投匭上封恣斥
朝政唐貞觀中監察御史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
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毀謗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於
嶺外師合官為監察所言未為切害太宗流之葢所以
重朝廷謹風俗也臣忝列諫官以言事為職豈欲杜塞
群論蔽虧聰明顧此等纖邪無益於政優容之不足以
廣言路崇長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預徹等所上封
奏觀其義理若顯為欺罔侮黷國經即未能深示刑章

乞且投畀遐徼庶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神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聞天下之事其出無窮而相禪於無所終始之者疑若甚勞而古之人君乃至於無為者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為遠故所正者惟京師以一國為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萬民為衆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國家百官之富不可勝治也故所正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約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有仁孝之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

於此非難也而臣自京師觀之淫麗之文勝淳厚之朴衰謾誕之風長正信之俗微非所以觀遠方也自宫邸觀之公侯放於驕淫而不禁婦妾習於侈靡而不嚴非所以示國人也自官府觀之相尚以取譽相引以趨勢相傾以就利為上者殘其下為屬者持其長而非所以法萬民也陛下欲為漢唐則固軼於漢唐矣欲至三代而於此未正焉臣以為未也蓋古之人脩身以正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雖抱衾之賤妾知自克以義而非止

於關雎之后妃也雖衰世之公子篤於信而非止於麟
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
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知有所不忍而非獨公卿
大夫之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寥寥哉其弊亦必有在矣
陛下試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篤歟其昔者奢侈之弊
因循而未革歟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嚴歟所求於士
者止以語言而不以德歟所取於臣急於利歟不然何
風俗之難回也陛下有聖人之才有崇高富貴之勢嚬

呻俛仰再撫四海之外惟無為而已為之無不可至也臣觀四方之學其言語態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闊狹必問宫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焉以此知以質厚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厚也異時皇族未嘗知經術也及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為經術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令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為德禮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所謂質厚也德禮也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順導之葢無難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無足疑也小臣以疏遠妄及陛下之家事以卑賤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聖學之廣淵而道尋常之務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已壓之迹雖臣亦自知其疎闊也考之於古竊以為幾焉惟陛下念之

哲宗初即位左司諫蘇轍上奏曰臣伏見皇帝陛下以

至孝純仁承統踐阼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徳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敝事稍去寛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内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勤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則人

主耳目衆多易與為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為非葢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真宗皇帝臨馭羣下奬用正人一時賢俊爭自託于明主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羞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

髙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盡皆
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隨輙屏
去故雖人主寛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及先帝嗣位
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
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吕誨
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
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祐
皇室啓迪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

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
出既不施行又無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
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
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其餘並須降出行遣
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
名節使無負公議若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
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
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言有不當隨事

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奏曰臣伏以先王修心治性之道載於六藝學士大夫有窮年沒世不能究其彷彿至於治家居官修身事上不盡其誠不合於義者多矣況所謂道德性命之奥乎比來京都士大夫顧不自信其學乃求問於浮屠之門其為愚惑甚矣臣訪聞

慧林法雲士大夫有朝夕游息於其間而又引其家婦人女子出入無間參禪入室與其徒雜擾昏暮而出恬然不以為怪此於朝廷風化不為無損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應婦人不得以參請為名輙入禪院如違止坐夫子仍令開封府於諸禪院門曉示庶幾士大夫之家稍循禮法不辱風化

八年侍講學士范祖禹上旌孝劄子曰臣先修神宗皇帝實錄伏見元豐六年資州奏資陽縣民支漸於熈寧

中喪母累年始克葬因廬墓側日三時號慕肘行膝步
自負土起墳初有雙白雀徘徊松上明年有一狸馴墳
側觀漸上土又明年夏每當午培墳日色炎盛輙有陰
雲蔽覆即遇霖雨方負土時亦暫霽止又有異烏一日
如丹至漸哭嘗悲鳴向漸夜有二狐狸呼繞如廵警之
狀久之有烏羣集内一白烏獨日至漸培墳處回旋後
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十日而去漸已年七十每
號慟涕淚如雨日唯食脫粟飯不盥手濯足所衣苴麻

至爛碎鬚髮亦皆斷亂見者為之惻楚所居鄰人勾氏之子自娶妻即棄其親不養覩漸至行即夫婦感慟即日迎其親還舍朝夕奉侍不少懈漸精誠格物諸祥屢至變其里俗乞旌賞之詔賜粟帛臣今因修正史再牒資州會問支漸事迹恐有未盡及要見本人存亡據資州令年七月回申資陽縣追到支漸取問漸見年八十與妻阿王同歲夫妻各無疾恙漸自培墳三年歸家後於元祐五年内白髮退落再生黑髮及四齒已落復生

今身體輕健二時飲食如舊臣竊謂支漸以匹夫行孝能感天祐助報以壽考康寧之福在於朝廷理宜奬勸伏況先帝已賜粟帛付之史官今漸八十告存伏望聖慈特授漸一長史助教或更優與名目旌其至行可以激勵風俗有補孝治之化

哲宗時畢仲游乞理會河東土俗埋葬劄子曰臣見河東土風淳固盜賊希少人民耕田力作衣食至薄而罕敢為非比之他方獄司刑罰十無二三然其俗勤於養

生怠於送死非士大夫之家中民以下親戚喪亡即焚其尸納之缸中寄放僧寺與墓户之家類不舉葬葢雖上户亦有不葬而焚之者乃刺史縣令不為條教而勸勉有所不至之過也中間本路臣僚嘗擘畫奏請官置園地令寺院僧人守視收葬有主無主骨殖仍得朝旨每歲或間歲度僧一人至今不廢甚大惠也但寺院既附城郭即所收葬骨殖恐止及城郭之内與近鄉人户如僻小州軍窮鄉遠道之民未舉葬者勢或不能相及

又官園地有限葬且無餘兼肯於官園地雜葬者多是
小民之家中户以上既安風俗不自舉葬又恥與小民
雜葬官園之中往往依舊焚燬不葬風俗未變也臣願
明敕本路守令隨其土俗制為葬埋之法務從省儉但
不焚毀而棺斂藏諸地下即可稍事華飾非晉俗所能
堪也中民以上如此以善意勸勉勿純驅以刑罰使人
人自葬其親戚下户無主骨殖即任從官園掩瘞其間
家力可以舉葬養生勤送死怠安於故俗不從朝廷詔

令與州縣條教尚敢焚燬或年歲深遠不葬者裁之以法使於愧恥之外知有科禁則河東不葬之俗庶幾可革存亡幽顯各得其所自然和氣可召風俗尤美乞朝廷加意

劉涇上奏曰臣聞先王以厚俗為本俗不厚則本不固此天下所由亂也方三王盛時政俗俱朴上下之接如膠漆親戚之間如室家而伐木行葦之詩忠厚為辭歷幾千年而波澤之流無有窮已秦起於孤絶斧肉六國

遂奄九有攻守同道一切以殘忍濟而政弊俗惡出子分贅遂成氣習父子母婦不能保其綢繆殺伐不義起於謦欬之間胡越生於同堂合席之上賈誼有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之説自秦漢以來大抵風俗厚者易守而享歴長風俗薄者難守而享歴短夫禮義忠信所以維持大物者盡可斷廢哉細民罔罔惟利是嗜巢分穴析不翅禽蟻而運大物者反緩風俗汲汲以富國强兵為根株使異政殊俗如此則相招以

趨死地而已國雖富何恃而守兵雖强何守而不亡也
哉陛下以天性事兩宮以人倫友仲季孝友之化可謂
蟠極無愧舜矣然百年之風俗未厚如三王而平居無
憂輙傚秦人之殘薄睽乖者殆是也傳習安固自以為
康莊而一鄉小國孝慈之家無幾焉矯極過秦則至身
剔肌膚以自鳴孝夫以盛德之流行謂宜淪其肺膺而
為秦轉漢尚以滋太息者法過而恩衰事勝而情惡故
也今法毋改適於夫為義絶而其子非有犯則各相義

絶於夫以懲寡妻不節之愆有犯同母以懲惡子不情之罪固善矣然至使父死母弱其子誘使之改從母不出繼而兄弟遂以不母遇焉析生異炊以和養其妻子他日其母丐於其門餌以芻豢之餘食者鮮矣一陷於誘餌而流離孤弱不遇日暮而母子相失可以愁絶此與秦俗何筭焉天下不知幾幾而江淮之間尤為横惡使母不能安其室而去尚誅以不子況誘而弄之哉所謂同居接繼至能養成前夫之子者於法得資給之此

已足救屭薄之俗也而獨於改適貧不能生棄其夫而歸者子母追復合雖已析生異炊皆還之俱貧不能自存者非如此則惡子奪其私而弱母得其所矣葢人情不安室而去則雖貧孰肯棄其夫凡棄其夫而歸者必非其本心而惡子之穽者矣父子既無親繼之相疑而母子乃有復合之相愛豈不善哉陛下孝友至矣而臣言及此乃陛下瞿然回車勝母之閭者也

徽宗初即位監察御史游酢上論士風之壞疏曰臣聞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士大夫至於無恥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義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與而效之莫之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倡清

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義者寧飢餓不能出門户而不敢喪節寧戹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敗名廉恥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徽宗時禮部侍郎張叔夜上論士風不振劄子曰臣竊以天下官吏非不衆廩禄非不厚所宜奉承命令究心政術砥礪名節以副陛下恵養元元脩明法度之意而

乃務於苟簡趣辦目前以恤民隱者為迂儒以親庶務者為俗吏見利苟進而人不以為非忘公自營而心不以為媿懐禄養交慢令曠職士氣不振節義不立衆志相扇懼成風俗雖然未可以此期天下之士亦幸陛下留神采聽或下詔丁寧以訓飭之或因事奬進以激勸之則士風可革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上論風俗由大臣倡導疏曰臣聞大公至正之道不行於時久矣人懐私意

士失常心廉恥道喪名節不立諂諛相夸詐誕成風以全身保位為賢以竭忠盡節為愚以奔競進取為能以恬退自守為拙以刻剝辦事為有才以重厚長者為無用廢直道而狥私情背公家而任己恩財賄交通於權門侈靡溢濫於私室憎廉潔為矯詐惡正直為介僻敢言者謂之狂妄正論者謂之迂闊奮不顧身者衆必沮之賢有才者則妒忌之背君忘國不啻路人卑賤之態甚於狗彘禮教陵夷風俗大壞日益滋甚莫可禁止原

其所以致此者實用事大臣非其人無以倡導之故也
夫大臣者百僚之表萬民之視效也大臣欺君而罔上
故小臣誕謾以求合大臣持祿以固寵故小臣傲倖以
求進大臣貪冒而不法故小臣並緣而為姦大臣聲色
以自娛故小臣奢縱以相高夫公卿士大夫所為若爾
欲望士行之正直風俗之純厚豈不難哉作而興之理
若有待陛下以甚盛之德照臨百官進用忠良退斥浮
偽開公正之路杜邪枉之門抑傲倖之求受讜直之言

節儉以化天下憂勤以帥羣辟破朋黨以消小人用忠
厚以進君子勿昵於嬖幸勿狥於私謁勿間於讒諂大
公至正之道復見於今日矣昔者文王節儉正直在位
化之羔羊之詩是也今搢紳之徒下至民庶莫不化陛
下節儉之德矣至於在位皆正直臣猶以為未也蓋朝
廷之上名器未謹號令未孚好惡未明賞罰未當因緣
僥倖者未盡斥姦贓狼籍者未盡誅冒恩濫賞者未盡
裁抑諂諛頗僻者尚或陰肆其謀躁進苟合者尚或得

請其私背公死黨之習未除附下罔上之風猶在此而不革何以為治願下明詔申嚴訓飭一有不悛重寘于理庶幾士風丕變民俗歸厚以副陛下維新之政

欽宗時李綱論用人材以激士風劄子曰臣聞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莫大於人材所以陶成天下者莫先於士風人材貴於衆多故濟濟多士文王以之寧士風貴於淳厚故古者長民從容有常則民德以之歸厚二者天下之大本不可不察也陛下廣學校以作成之重爵

祿以官使之天下之士雲蒸而霧集人材可謂衆多矣至於士風猶有可議者在於朝廷有以勸沮之而已狃於虚枉而務虚偽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浮華之習莫若舉惇朴以鎮之急於進取而事奔競此士風所以未厚也欲士無奔競之操莫若崇静退以率之夫衷實惇朴静退之士非内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不能也内有所養而見善明用心剛者以類而進則立朝必有可觀者臨利害必有不可奪者又豈狥情於流俗

之間為哉臣愚伏望聖慈親灑宸翰詔二三大臣進用人材必以激勸士風為先務奬衷實而察虛偽舉惇朴而黜浮華崇靜退而抑奔競則士風厚而天下之俗舉歸於忠厚之域矣此宗社無窮之計也

許翰上言曰臣聞國家之基繫風俗之盛衰風俗之變視大臣之進退祖宗以來大臣有體入則弼廟堂出則奠藩鎮進退之度昭然可觀比年大臣重去位而輕守節既解政機猶復顧望躊躇闕廷以幸復用故蔡京王

黼盤踞都城如古栢根不可動移數十年間風俗大壞禮義廉耻之節亡而寵禄姑息之欲勝此既往不可追已矯而正之要在今日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則白時中李邦彥王孝迪蔡懋相繼罷政皆領内祠不去朝著此蹈京黼之轍迹違祖宗之法令臣竊度邦彥方受恩旨必將禮辭伏願陛下因此罷之則時中等亦將自請上不失國家寵遇之恩下以全大臣進退之義明示大正以定國經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風俗

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院范同上言曰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唯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

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為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閑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帝從之

孝宗乾道五年敷文閣待制汪應辰上論士大夫惇尚節義劄子曰臣比者進見伏蒙聖喻如何得士大夫敦尚節義臣雖率爾以對猝遽之間未能究極本末又蒙聖喻令

臣陳其説者竊以風俗之邪正未嘗不係乎人君之取舍所謂邪正者雖曲折萬狀要不出乎利與義而已君子所知者義也故為人臣則盡心戮力而無所避直言正論而無所隱凡義之所當為雖死生禍福臨之而不顧也小人所知者利也利在君上則惟君上之從外若柔順而其實危險外若恭謹而其實欺慢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又何有於君上哉故傳曰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夫邪正之分其明白如此而昔之人主常患

不能辨别之者蓋從順則取恱違異則致疑介特則無助阿黨則易與廉静則易退巧佞則難逺故以同異為愛憎以愛憎為是非而取舎皆失其真矣恭惟陛下明智聰察洞見幽隱凡中外羣臣其材分髙下皆無逃於聖鑒矣然而風俗猶未能變者臣竊謂當今之失在於取人不觀其行用人不覈其實今但曰是能辦事也是能趨時也則其他不必問也夫天下之事以忠信誠慤之心行之猶懼不濟况付之於無行之人乎欺罔以售其説刻剝以營其私

蓋將無所不至矣而其益人之國者果何在哉此不觀其行之弊也今有言曰某利可興某功可就往往進之以爵祿予之以事權徐而考之則名實相反績用不效非特不治其罪而爵祿事權猶且如故而或有加焉此不覈其實之弊也夫不觀其行則頑頓者無所愧恥不覈其實則誕謾無所忌憚是敺天下之人使去義而就利也其積浸久其流浸遠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陛下為久安長治之計思清源端本之道於邪正義利之辨特

留聖意奬任忠厚正直之士貴其和而不必其同取其大節而不求其備若夫浮虛傾躁前後反覆者則懲沮而差擇之以明示好惡所在行之以必持之以久則公論伸正道明人皆化而為善所得者皆實才所行者皆實事矣何患士風之不美節義之不立也

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言曰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所以陶成風俗者禮義廉恥也所以維持紀綱者法令賞罰也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固未有風俗不正

而能立紀綱者也及至後世謂禮義廉恥為迂而難行
謂法令賞罰為切而易見是徒採其名耳未究其實也
六經所載不敢詳引姑以管仲言之仲固霸者之佐知
富國强兵而已然著書八十六篇首以禮義廉恥為國
四維彼豈迂而不切者哉蓋上有賞則思苟就上有罰
則思苟免上有法令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此皆禮義
廉恥不立之所致而賈誼所為長太息於漢文之時者
也仰惟陛下宵旰圖治日勤一日凡可以陶成風俗維

持紀綱無所不用其至然而筭計見效尚未能仰副聖意者非以士風未能丕變故耶益張四維固宜汲汲也今夫君臣上下各有差等尊卑貴賤不相踰節是之謂禮如此則在上之位安矣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進退取舍直道而行是之謂義如此則民心無巧詐矣純潔有所守則臨事必端諒過失無所蔽則事上必忠實是之謂廉如此則其行自全矣平正其心詭隨不容售也委蛇其行枉道不容伸也是之謂恥如

此則邪事不生矣凡此四者其是非可得而考其次序可得而見非若繫風捕影之無形畫餅說河之無實由是而之焉二帝三王之治且不難致於富國彊兵乎何有顧朝廷力行何如爾

孝宗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申請舉子倉事上疏曰臣等伏見本路上四州軍風俗多不舉子大為一方之害者其弊有三一者違逆天倫夭絶人命傷朝廷仁壽之化奸天地陰陽之和二者建邵之間男多女少

姦淫刼畧之事無日無之遂致殺傷倍多觸犯刑辟三者建邵等州既不舉子貴家富室難得奴婢郤以高價買於他州縁此姦詐之徒誘畧泉福等州無知男女前去貨買遂致父子生離夫婦中絶雖遵用敕律徒流編配而利之所在終不能禁凡此三者朝廷法令非不嚴備又累降指揮許支義倉錢米接濟貧乏不能舉子之家德意非不隆厚秖縁本路多是山田義倉等米歲入不多州縣不能均給無以取信百姓風俗無由丕變臣

等竊見前安撫史浩任内嘗有奏請乞於諸縣各置官莊收積租課添助贍養當時雖未準回降指揮數内建陽一縣已有置到官莊歲收米三百六十九石逐年係安撫司收管未曾給散臣等今措置先於建陽一縣就將上件官莊米選委土著官員士人驗實給散行之數月已成倫序復用建陽縣例於建寧府崇安建安甌寧南劒州劒浦尤溪五縣次第推行間臣等照得元降指揮舉子事係專委常平司管幹緣諸縣有安撫司官莊

米所以不免兩司同共措置候將來事定日仍將所置官莊撥歸常平司管幹許兩司公共點檢庶幾縣道不致作弊然而舉子數目頗多官莊米數有限臣等照得淳熙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準行在尚書户部符準都省批下吏部尚書韓元吉劄子自乾道五年以福建路有不舉子之風貧乏之家生子皆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斛又因守臣之請除其所納隨身丁錢臣比為郡閩中詢之父老數年之間小民利於官給錢米不敢溺子全

活甚衆然猶恐積日累月州縣怠於驗實又謂常平所

破錢米已多吝於支與為不可繼者今常平錢物雖有

定額獨所謂户絶田產州縣不常有而止許出賣福建

八州内四州溺子為甚民貧土薄所絶田産至為微細

間有寺觀絶業取八州所得積而用之亦可助上件支

遣也欲望聖慈更賜睿旨應福建民户寺觀絶産自今

並不許出賣專一拘檢令常平司置籍歲收其租通融

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其不足處月支常平錢米提舉官

逐歲稽考按治州縣須依元降指揮當切驗實當官散
給務要實惠及民本部檢準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勅
節文臣僚劄子奏福建路有貧乏之家生子者許所屬
自陳委自長官驗實於常平錢當官量行支給每生一
子若給米一石錢一貫亦不為多如或可採其餘路州
軍有似此亦乞依此施行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并準淳
熙三年二月四日勅臣僚劄子奏乞行下諸路將出賣
未盡田山等並與住賣依舊召人承佃輸納官租奉聖

旨權住賣令見佃人依舊且行承佃其已承買約錢未盡與展限一季本部令勘當欲依本官所陳事理施行符常平司一依今來都省批狀指揮施行令來常平司見盡數究實根据上件田產欲乞聖慈特降睿旨許令於民户寺觀絶產田並與住賣召人承佃將所收租利與安撫司所置官莊及常平義倉錢米通融以充一路養子之費庶幾實惠及民風俗一變以廣朝廷好生之德不勝幸甚

樞密院檢詳文字兼檢正李椿上奏曰臣竊謂天下之事固有似可緩而所繫實要切者風俗僭侈當有節制是也易繫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以衣裳而治天下有似可緩者而定上下之分明三綱之常自此始豈不要切哉伏自軍興以來士大夫服紫衫以便戎事不為過也而四方皁吏士庶服之不復有上下之别且一衫之費貧者亦難辦甲服而乙不服人情所耻故雖欲從儉不可得也不惟紫衫其他衣服華侈綺綉絣金

異色竒巧日益以甚所以民多貧困不知節約故也仰
惟陛下躬行節儉於上而士庶侈僭於下理宜有以節
制之易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不為非要切之
事也伏望聖慈付禮官酌古今之宜定衣服之制非命
官軍兵朝省人不得服紫衫華侈之物一切禁之變奢
僭之風還儉厚之俗明上下之分息貪困之由天下幸
甚
椿為吏部侍郎又上奏曰臣伏覩在法祖父母父母在

及身亡服未闋別籍異財者合坐之罪非輕又收養異姓出繼立嫡皆有舊條從來人畏法禁守之以常風俗淳厚伏自國家南渡以來時有建議立法者或父母在日許令標撥産業既分便不同爨或致互相兼并有父母見在一貧一富者有棄父母而別居者又有母受一子之分者以致身後詞訴紛紛皆是或有産業而無子孫許令身後立繼多是意在圖其産業本無繼絶之義親疎爭立或夤夜葬埋强行舉掛或計囑親鄰掩有資

財論訴尤多連年不決或收養異姓既違法令遺棄任情悉因財産以至兄弟叔姪殊無恩義遞互番論俱遭罪責不知悔改如此等類本合入户絶官司豈利此而立法正謂息爭端耳今來士大夫亦多有此詞訴愚民視效循習為常近年官員合得身後恩澤自長承受以絶妄得之心且人之有子與無豈人能為天理命分而已苟子以承父之遺恩或子亡不得受恩則孫當承祖之遺恩諸孫同視為祖豈宜不從長而從房必有隔驀

爭論之弊如此則是朝廷恩澤適足以為薄風之端薄風習熟士夫亦不復知其非矣皆因輕議改法以從私欲遂致風俗薄惡不復有中原承平渾厚之風風俗天下之元氣胡可不正臣愚願聖慈詳酌下有司檢討前後改法之因應别籍異財及無子孫身後立繼及養異姓子孫及身後恩澤悉循舊法以絶爭端以正風俗天下幸甚

椿又上奏曰臣竊謂人身之强弱在氣血天下之盛衰

在風俗氣血充實雖有無妄之疾可以勿藥而愈風俗
醇正雖有非意之事可以不勞而治蓋氣血者身之本
也風俗者天下之本也故司馬光曰風俗天下之大事
教化國家之急務不可不正也邇來有敗風俗傷教化
之語始出於吏輩之口傳之於士大夫之間遂為口實
而施之於政事者曰從窄不曰從是而曰從窄豈理也
哉從窄之風既行則凡有立功該賞者則必問難而沮
之有犯疑失之罪者則必觀望而入之臣伏覩賞令諸

功賞未酬敘而逢格改者格輕聽依立功時格重聽從重賞又斷獄律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仰見國家立法深合古訓賞疑惟重罪疑惟輕之義也則從寛之政豈不乖國家仁厚之教耶臣近承都堂宣示陛下與大臣論不立朋黨問答仰見聖學高明深得忠恕一貫之道臣不勝欽歎欣躍之至則從寛之風決非聖意之所許也故敢敷奏伏願陛下有以救其弊然則儌倖不可不禁欺罔不可不戢名分不可不嚴貪汙不可不

治一歸於是而後可欲望睿慈特作聖意詔百司凡施於有政者悉從是不得蹈習從窄之語庶賞罰惟允一變厚風而革薄俗天下幸甚

中書舍人崔敦詩上奏曰臣聞民俗之厚薄關於天下之治亂堯舜之民比户皆可封也所以為治朝桀紂之民比屋皆可誅也所以為亂世自昔聖帝明王所以移風易俗以壽天下之脉知夫不可以法防而禁止於是一以教化為先曁秦漢以來風俗益弊而時君世主不

務崇尚教化方區區於法禁之間法愈繁而姦愈生禁愈密而詐愈出是以董仲舒王吉之徒始推原所自而以教化不修為言竊觀文帝之世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淳朴用能海内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教化之效詎不然歟臣仰惟陛下勤儉之德仁孝之資尚忠厚以迪民奬崇樸素以先天下是以四海之民觀感而化悉趨於善然而比年以來民俗日薄閭閻之内田野之間習嚚嚚頑庸之態

扇乖爭陵犯之風以疾視爲常情以讎殺爲美事及其極弊至於滅人情絶天理不可忍言漢魏相所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以爲非小變者此之謂也而士夫方循習爲常恬不爲怪蓋病在腹心發見于外已非美證而顧以爲緩豈不戾歟雖然近民之官無如郡守上之所使以承流宣化風俗不善宜責於此臣伏望睿慈發德音下明詔俾四方長吏頗以教化爲務射鄉食饗之禮可舉者舉之孝友睦婣之俗可旌者旌之要不專

於法禁而務以移風易俗使民回心而鄉道兹至治之本也且昔之為郡其民有為不善則閉閤自責令使陛下之長吏人人各以風俗為任則陛下之民其有不歸於善者乎惟聖意留神幸甚

員興宗上風俗議曰臣聞聖人於天下之民寬然無所不愛彼無所不愛則宜其無所不教也天下之人油然而生林然而羣方聖人之未作教化之未敷性或浮而傾情或暴而放其始非能周旋曲折而安於禮也雍容

和易而安於樂也純一不移而安於信也質直通明而安於義也聖人憂焉有道於此驅天下之人潛納於其中銷其冥頑之姿而制其暴戾之氣使之雍容温厚由於禮樂而歸於信義雖千百年而俗不變世雖衰弱而民必歸厚三代之風例皆如此彼亦何以至此也則教之使然也臣觀其時朝廷鄉黨閨門之間雍雍穆穆其訓則五常六學其分則士農工賈其衣則黼黻文章其食則籩豆簠簋其治則井田肉刑其進取則學校庠序

其飲宴則鄉射齒德之分其野祭大蜡則有歌鼓之節朝會相御之禮一揖之為安而三揖之為尚再拜之為簡而百拜之為尚是其上下紆徐不廹之態形於日用之間而舉不以為難者自後世觀之三代之君民教意煩勞得無迂闊而不可用歟不知禹湯之君惠顧元元其導之深習之熟禮樂信義便民而無蹈浮薄者其權固在於此也嗚呼此三代之所以治周孔之所以言而當時所以為俗歟及秦之興暴而不親刻而不舒非笑

先王之六藝破壞聖人之藩墻天下之士民相與從事於廹急慘酷之法不復有三代中和容與之態悲夫秦世輕為天下而壞民俗者乃至於此哉漢室之興公卿上下知斯人憔悴而難與為治也遂欲振之以安謐示之以不競其後搢紳喑喑和附氣益不振故始變為阿諛之俗東京之士懲前世之禍起於柔懦而不振也中世以降奇言過行多矯激以振之故東京再變而為矯亢之俗矯亢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三國之惑

亂三國惑亂而不已故激而為變者必出為兩晉之虛無其後則愈激而愈變俗愈流訛至唐猶未有所底止也惟我國家列聖相嗣斯民坐解凋弛陶染忠厚故太祖太宗以至仁宗聖言日出足以聳動天下此亦三代先教後懲之俗也陛下臨御以來每於民風猶所加意此採羣臣之言戒奔競去茍且凡有以涉教化者無所不用其至矣德肩三代道並祖宗信其無憾也然臣竊窺遠邇之間習俗久染猶有未盡革者是則官吏不能

盡敷德意之過耳且如巨藩劇邑宂民大姦豪斷鄉曲
挾持官吏州縣恐懾吏弭首而奉之横欺小民長其頑
嚚此一俗也姦人誦法如誦詩書以教唆為養生以鼓
鬭為樂事良民怯畏蓋亦坐是此又一俗也士人以干
擾郡縣為資身官吏以販貨道路為得計漸廢廉恥不
知紀極不知聖哲在上豈容如此此又一俗也糜金之
工肩摩不息暗銷之匠踵接不已奇異之貨夸尚相仍
權量出入大小盡變巧詐敢爾是官吏不戒約之過此

又一俗也凡此四俗州縣尚未盡革而川峽為尤甚也陛下高拱九重民俗王風久在聖度凡臣所未議者聖明已先行之惟此毫末決自聖志即賜禁戒此猶遡坂走圓也其又何難之有

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李浩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

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茍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遂除權吏部侍郎

直煥章閣王師愈論士大夫習俗上疏曰臣聞相與以維持天下國家者搢紳之士也搢紳之士其用心也公凡舉事焉謀於上者必盡公以採於下聽於下者必盡公以助其上可否之相濟利害之灼見擇其善者而從

之故事無不舉而功必隨之矣一或異是乃欲事舉而功成豈不戞戞乎其難哉臣嘗觀先正蘇軾在嘉祐間嘗有言曰今之世所可患者士大夫信服於朝廷者不篤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無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其言又曰今世之舉事者雖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

嗟乎嘉祐之際可謂盛矣士大夫習俗已如此矣臣竊
謂軾之言不特中當時之病亦今日之砭劑也私意一
萌惟務已之説勝而謀於上者又未必皆可行而必有
成故其弊終至於此耳嗟乎此豈國家之福哉臣愚欲
望陛下申飭文武小大之臣各去其私意毋苟且以為
同毋矯激以立異凡舉事焉上必盡公以謀於下下必
盡公以助其上從善而力行殆見其事舉而功成矣罔
俾嘉祐之風俗為軾所議者復熾於今日不其美歟

光宗紹熙二年司農寺主簿呂祖儉上奏曰臣聞天下未嘗無事也然其所恃以為安者蓋有忠蓋徇臣之臣扶持正救於其間苟人才壞而習俗偷則所恃以為安者既失之矣將何以防其微漸而支其變故耶惟我本朝作成封殖治極隆平縣景德迄于治平豈為無事然皆有其人以當之故天下無變容動色之虞自王安石惡異好同粉為一道德同風俗之説於是人才始壞而直諒消亡逮至崇觀閒蔡京用事又倡為豐亨豫大之

說於是人才愈壞而俗益驕靡當是時也孰不自謂天
下廓然無事然靖康之變曾不旋踵三綱幾於墜地如
吳幵莫儔首與敵通傳道意旨助成僭竊王時雍徐秉
哲追捕宗室戚里係纍送敵迫逐出郊凡若此比難以
悉數臣每念及此常切痛心推原禍本是皆狃於熙寧
以來邪說之所致也恭惟陛下紹承高宗壽皇之休緒
虛心無我察納雅言有合乎君人之大德是宜四方萬
里惟動丕應不應復有熙寧餘論以壞人心然驗之風

聲氣習則猶未能無疑拱默成風頹靡成俗精銳銷耎
氣節益衰有所覆護則立一説以自寬有所遷就則求
一説以自解間有務為修潔自好者則相與指為詭異
其欲發憤懲陳忠讜者則相與指為矯激不幸而少有
差忒則又從而媒蘖之必使之甘為庸人而後已人材
習俗既至於此稍有事變憂在國家陛下亦嘗深察其
所以然之故乎蓋比年以來邇列近臣立為皇極之言
中以安靜和平之説始觀其名外則甚美徐究其實中

迺不然不惟偷合取容者得以假是而務雷同懷苟且以為全軀保妻子之計而斯説之熾將使朝廷之上無復有面折廷爭之風矣仗義守正志存忠愛者議論既不能雷同則必罪之以不恊于極舉動既不能苟且則必罪之以不務和平苟被之以是名而不可辭則加之以是罪而不可避風俗頹壞祇務自營儻復浸淫國將何恃是斯説者迺誣害一世君之陷穽而為實禍蔽塞之根本也伏望陛下慨然深念力救此風奬拔忠直以

作新斯人拒闢邪説以㤥洪正論發為明詔風示多方使忠藎徇國者有以自立而不為習俗之所詆誣而中材常士有以自奮而不為習俗之所移奪夫如是習俗之論可破而不諱之路可開人材作興治道自舉而我之所恃以為安者將益堅固而不可拔矣

光宗時軍器少監劉光祖上奏曰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

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晩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

寧宗嘉定十七年起居舍人魏了翁論士大夫風俗疏曰臣聞人主所與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

與共政事者內外百執事也君臣一心上下同德表裏無貳顛末不渝然後平居有所裨益緩急可以倚仗如人各有心身自為謀則可否不得以相濟小大不能以相維而天下之患有不可終窮者矣易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其彖曰維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之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無以通之則萬殊不一之私心足以害天下至同之公理此其事伏於冥冥而人莫之覺故論今日風俗之弊者莫不議其尚同也而臣則疑其未

嘗有同也進焉而柔良退焉而剛方面焉而唯唯否否背焉而戚戚嗟嗟成焉而挾其所嘗言以誇於人不成焉而託於所嘗料以議其上省曹之勘當掾屬之書擬有司之按事長吏之舉賢恩焉則斂而歸己怨焉則委之曰此安能以自由天象之妖祥時政之得失除授之當否疆埸之緩急言焉則矜以為功否焉則訕之曰此徒言而無益嗚呼龍斷而望可左可右踦閭而語可出可入蓋看利亡恥之人貪前慮後者之為耳士大夫而

若此則其心豈復以國事為飢渴休戚者哉蹤跡詭祕朋友有不及知情態橫生父子有不相悉使此習也而日長月益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陛下亦何賴於此也況自比歲封章奏疏對策上書大率應故事徒文具而無惻怛忠敬之實而諉曰惡訐以近名也忌激以敗事也其號為讜直亦不過先為稱讚之詞而後徼致規切之意如論治道則曰大綱已舉而節目小有未備論疆事則曰處置得宜而奉行稍若未至前後相師如此類者

未易悉舉然猶日鍛月煉晝删夜改而後上達夫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而孟子謂其不敬莫大乎是今之為此說者是敬朝廷乎慢朝廷乎昔者固有百勸而一諷八律而一諫者矣固有約至上前而背其議出言不可而入言可者矣又有始是什三中是什五後是什八始言十事俄去五六又去七八者矣所以裴回顧望則亦有說臨之以技竄死徙也震之以斧鉞刀鋸也然猶有駢頸刑戮竄名雷霆而不顧者今未有漢唐之甚而知

莫敢言言莫敢盡非誠不敢也彼其心謂吾君不能行謂吾相不能受寧𣘚順而裏藏面從而腹誹人見其同也而臣見其未嘗同也人謂其有禮且敬也臣謂其至無禮也至大不敬也雖然士習至此亦有由然者矣老師宿儒零替殆盡後生晚輩不見典刑既無所則傚重以正人端士散漫不合故妄揣時尚習諛踵陋而久不之覺臣為此懼深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實推世變倚伏之幾拓開規摹收拾人物苟挺特自守

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知其無反覆難信之憂必假借而納用之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決知其有包藏不測之患必疎遠而芟夷之若是則意嚮所形人心脅奮平居有規警之益緩急無乏才之憂其於治道興替關係匪輕臣不勝區區

寧宗時將作監主簿牛大年上言曰今日士氣亦久靡矣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扶持作興之意而後搢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名嗜利之習而後有持正

秉義之操國家之休戚在士大夫之風俗而風俗之善惡在朝廷惟陛下為之振起機括一運天下轉移而風俗易矣

理宗寶慶元年禮部侍郎真德秀上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焉三綱五常是也夫自髙卑奠位而大分已明帝降之衷而善性均有然維持而主張之繫君師是賴故聖人者作躬行此道以標的乎天下君臣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敬父子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

知有親夫婦之綱正於上而天下皆知有别三者正而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正使凡生人之類各有寧宇不相鬬暴賊殺者此唐虞三代數聖人之功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夫所謂五常者亦豈出乎三綱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謂仁君臣之敬即所謂義夫婦之别即所謂禮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未有三綱正而五常或虧亦未有三綱廢而五常獨存者嗚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歟人而無此則冠裳

而禽犢矣國而無此則中夏而裔夷矣臣嘗讀詩至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夫小雅之詩財二十餘篇而綱常之義略備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賴此而已而至於盡廢焉是自為夷也四夷交侵之禍安得不以其類至乎又嘗攷觀古昔有當衰微削弱之世而綱常未至泯絶猶足以僅存者亦有治安彊盛之世綱常隳弛卒至於大壞而不可捄者周自東遷日以卑矣然桓文出力以奬王室則猶有君臣也諸侯會

盟以定世子則猶有長幼也故能擁持虛器尚數百年晉氏之興奄有吳蜀再傳而至惠帝可謂極盛矣而陽德不剛陰慝内熾讒巧交煽國本遽搖諸王跋扈主威遂奪三綱盡廢而劉石之變興唐至明皇亦太平極治之日而宫闈怙寵黷亂天常姦諛肆欺潛竊國命兇邪造釁戕伐本支三綱盡廢而羯胡之難作即晉唐之事以驗序詩者之言千載相望若合符契有天下者奈何其不監哉惟我祖宗繼天立極其於事親教子之法正

家睦族之道尊主御臣之方大抵根本仁義故先朝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善或以為大綱甚正或以為三代而下皆未之有猗歟休哉聖子神孫所當兢兢保持而勿墜也恭惟陛下天啓叡明肇膺大寶此正端本澄源之時臣來自遠方竊聞朝野之論以謂陛下有承順太母之孝有憂憫元元之仁茍推是心何往非善獨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未盡其道者雖棣華之愛方篤而布粟之謡遽興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夫一政之行一令之出茍

乖於理害且隨之綱常大端是謂人極人極不立國將奈何且民無常情惟上所導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又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蓋情雖無常而性則本善倡之則應作之則興故慈孝隆於上則下有忠順之風愛敬虧於上則下有陵犯之俗影響相從至於可畏伏惟陛下深懲往悔而思所以補過者焉夫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陛下欲報先皇之大德則繼志述事所當先衰麻之數哭踊之節其次

也欲報慈闈之至恩則先意承志者不可後滫瀡之奉
跪拜之恭其末也兢兢朝夕惟實德是充惟大政是習
使朝廷以治而宗社以安則子道脩矣誦二南正始之
詩而思異時之擇配者不可不謹玩大易正家之義而
思平居之反身者不可不嚴近而九族必有以廣親睦
之仁內而六宮必有以示肅雍之化則家道正矣委任
臣工者人君之大體躬親聽斷者人君之大權二義並
行初不相悖必使政令出於公朝而絕多門之私威柄

歸於王室而無倒持之失則君道立矣子道修者仁之本家道正者禮之源而君道之立則又天下大義所由定陛下儻能明此三者而行之一本於誠則不求感人而人自孚不求正俗而俗自化姦雄不得為辭以動衆夷狄不得伺隙以生心治安長久之計無越諸此臣以迂踈誤蒙召擢寘在春官實掌邦禮深惟治亂安危之本豈在玉帛鐘鼓之間故於進對之初首以大經大法為陛下告狂愚無取惟聖明擇焉

淳祐間知南劒州徐元杰上奏曰臣聞之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邦邑承襲之舊而當作新乎民以迎天命之常新也今錢塘駐蹕之久驕奢淫逸長此安窮人欲熾而天理泯矣滌舊染之風聲回新美之氣習此其機括在陛下而已然自曩時有納聲色以固寵位者而後舉天下成誨淫之風至今觀光上國之士自一命以至班改粉白黛綠羣載後車其勢已不容不貪黷臣觀都人生女自襁褓而教歌舞計日而鬻之不復有人父

母之心士大夫以其良貴不貲之身每每自妝於冶容
茍售者之賤則夫嚴事君父而告之以不邇聲色覬其
毓粹清明也奚其信昔墨翟不入朝歌之邑今堂堂禮
樂之區此風積習轉轉日甚連甍穿良家矣是可不為
風俗慮乎唐太宗出宮女三千人蓋其英武有大志如
此孰謂陛下春秋鼎盛而不能為太宗之勇乎繼今其
端本於宮掖之邃率先以禮制心而後士大夫能以禮
自防民德可以歸厚矣自曩時有來苞苴以啓貪殘者

而後舉天下成誨盜之風令苞苴之路雖室士大夫猶
忍施刼奪之政其弊在於不貴桑麻穀粟而貴金銀之
器用匹夫之家亦越分而求之莫畿甸為尤甚比年金
銀踴直上應乎天象之占楮幣積輕反以為郡縣折變
之利士大夫方征求竊取不念胞體之本同向也緣林
鼪鼯之擾生靈肝腦塗地以至上闗玉食之憂而士大
夫至自賈禍者懷璧其罪也齊髙帝曰吾治天下當使
黄金與土同價陛下動心於此不以人廢言而以流化

自近始繼今惟儉朴實用之崇置金銀於無用之地屏貪殘以挽生意消物慾以還天真是亦陛下訓廉謹刑之一助矣今流風交煽侈習競趨渡江以前窮奢極娛之禍厥鑒猶不遠也京畿根本實係觀瞻風俗樞機端自聖化為今之計莫若抑文尚質務實去華明禮教而為之範因人情而為之防欲使都人知有父母之心不可不使士大夫知有暗室屋漏之媿臣願陛下以身帥臣下臣下以身率天下舊邦新命此其日也臣迫於

憂愛而言之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元杰為侍左郎又上奏曰臣既懇懇納忠為陛下大臣

解士論之疑敷陳於黼座之前矣然念國於天地必有

與立君臣上下交相維持所以為國遠慮扶世常經者

要當隨事捄失不當以患失為事蓋捄失與患失異捄

失者綱常必飭名義必正經紀必陳立制度必昭明謂

正心脩身為齊家治國之本故自上而下自早而暮惟

以聞義不徙不善不改為憂他又何所患焉彼患失者

一切反是以私恩為必報而每急於徇人以競進為良圖而不顧於喪已得位者以同流合汙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己為長策謂觸忤為妨進則事有可論不暇及也謂喑啞為圓機則心知其非何敢議也滔滔流俗幾年于茲悠悠風塵賢者不免若是者豈非患失之習有以痼之邪夫惟心有患失之蔽見利害而不見是非名位光顯第第苟容而不知名義植立凜凜難挫且今日在朝布列致身通顯者皆天資之美者也勇往直前

聖賢事業夫孰不可勉者日用動息事無非學交游切磨學無非事人苦不自覺耳㝵昔警省之助莫大於官師之相規有志功業之賢臣亦必曰勤攻吾闕求如不及可也不然本心之失懵不知捄顧惴惴然患外物之失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吁可畏哉雖然士大夫當化風俗不當議風俗當論事理之是非不當恤身事之利害泛然言人之失則甚易奮然捄己之失則甚難臣早夜憂薰動息猛省堅苦刻厲粗謹初心惟恐庸

愚易至閭斷一不自覺駸駸小人之歸尚何以議人哉
臣之初來惟欲一面清光於去天稍久之餘亟求還山
勉卒舊業者臣之心也恩除太過隱然於心將亦不免
動於患失之私矣因念學無止法過必改之反求本心
痛切警懼日月之不再而人之所以為人者渺茫也臣
既請罷職事伏惟陛下曲成臣志放臣還山臣犬馬之
齒未衰事陛下之日儘長感時憂深誼當引去惟陛下
矜赦

元㷀又上言曰臣又聞人才難得自昔之通患人心不正今日之隱憂莫深焉夫士大夫不可以負知己固也自他人對知己而言則重在於知己自知己對君父而言則君尊如天無二上也他何敢知臣嘗怪夫舉主之薦人則終身有門生之稱士夫干求汲引其未薦之始已諛之以恩門矣以公舉而為私謝以朝廷之公法而便予者求者之私欲士風既壞習俗已成雖有識之士勉强而從俗焉臣前日講次讀國朝通略而陛下與臣

嘉歎藝祖皇帝之遠慮始詔進士不得呼知舉官為師門恩門并自稱曰門生此正人心之要術也今日士大夫知有私恩而鮮知有君父陛下既奮然作新之矣臣於此欲乞陛下明詔大臣取藝祖之所以戒進士者戒今日之士大夫請自來歲元日為始凡下而舉主之薦進上而大臣之擬除皆當使士大夫知有國法知有君恩不許仍襲恩門恩家恩座恩公之稱併於門生二字亦合禁止內則令臺諫給舍覺察之外則使監司郡守

稽効之如此則人心正而風俗定其於世道非小補云
寶祐元年起居郎牟子才上疏曰臣聞羞惡人之良心
廉恥國之大禁比年以來羞惡不立廉恥盡巳皆由士
大夫急於富貴不自知其失口失色以至此極也易曰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程頤以為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
中正其失皆可知言傷則悔吝不足道也古之人寧道
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
而進必以正彌子瑕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答

以有命孟子出弔於滕嬖人王驩朝暮見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此皆孔孟之門大公案也為孔孟之學者安可踰越廉恥跌宕羞惡而惟匪人之比乎近者張元忠之事亦今日士大夫一大廉恥也窟穴既空書簡畢見姓名具在氣節盡頽風俗之衰莫此為甚天下惟精金不變惟良玉不爐惟大廉不汚惟真儒不磷或變或爐非精金良玉也或貪或磷非大廉真儒也人豈無真羞惡令以誘而奪世豈無真廉恥令以誘而喪士大夫而

以世道自任當精擇乎此然獨為君子固伯玉之所當恥而衆醉獨醒亦屈原之所自見陛下安可以為細故而忽之耶先朝李士寧以卜祝賤流招權納勢朝士曲意交結多有書尺往還惟王旦一人無書尺童貫輩以内侍彊幹為上所信士大夫爭趨其門至書姓名于簿守文粹中一人無姓名其他如林霱素郭天信之流趨者瀾倒迄至敗露令元忠非卜史官官之比特依憑假託一黥奴耳士大夫屈不肖之軀下交之固已可羞今

乃與之接杯酒盡殷勤通書簡話情素亦獨何心哉陛下涵養人才惟恐不至而諸臣乃負陛下如此陛下又一切涵容之天覆地載聖度固自寛弘而彼獨不愧於心乎參之公論以為淑慝不明士大夫以身處汙穢而不羞以狐行暮夜為得計其何以示天下後世哉臣愚欲望陛下以此為監凡有夤縁憑藉由他蹊以進者擯而斥之其為厚廉恥明羞惡者大矣惟陛下實圖利之

理宗時司農卿權工部侍郎陳塏上奏曰臣願陛下轉

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為重利祿為輕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甘言容悅者必斥真情句閱者勿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實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人才幸甚

權司封郎官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天下有當然之理不可有所激尤不可有所徇激則矯枉以過正故不合乎中徇則迎合以苟容又豈復有至當之論哉古之君子

平心以應物毋固毋我惟視夫理之如何耳其行己則中不倚而和不流其待人則上不諂而下不瀆論事則明辨是非而不立異以求勝事上則將順正救不以訐而為直外不為人之所忌中不失吾之所守安見其所謂激而又孰得以議其徇哉此乃時中之道士大夫之所當尚也奈何人無定守視時變遷見夫激之可以立名也則假公以濟私惡常而好異互相矛盾不問是非若是者固不能以成事而秪見其多事又見夫徇之可

以媒進也則揣摩而求合阿附以取容同聲相應無復
可否若是者雖不至於生事而必至於誤事握風俗之
樞者將欲約其偏而歸之中可不示之以好惡而使之
知所趨避哉仰惟陛下以中正履位以道德同俗建用
皇極以革偏詖之私並用才德以示翕受之公保合太
和以杜分朋植黨之漸既不使之過於激復不使之流
於徇可謂得大中之道而明善俗之方矣然士大夫之
心既不至於激則必至於和賢和於朝固帝治之盛然

和而不同斯謂之君子焉一或苟同則其弊復流於徇
是又不可不察也利害可言也復恐時好之不合姦弊
當革也復恐吏强而難制難從之請恐有所拂而曲從
之不可行之事或有所迫而强行之薦舉則多徇於私
囑予決則或持於兩可若是之類皆未免有所徇也轉
而移之誠不容緩今陛下不倦於聽納大臣方切於延
訪以公滅私屢形於戒飭用例破法累見於申明固未
嘗不欲聞正論而明公道也然作之而未應倡之而未

隨者何邪昔人有言曰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臣願陛下益開衆正杜絶羣枉奬端方之士振委靡之習使天下昭然知上意之所向則觀感之下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在位正直之風當不愧於羔羊矣狂瞽之言冐犯天威惟陛下赦其愚

許應龍進抑奔競故事曰昔慶歴間輔臣列奏答手詔謂躁進之途宜塞臣等謂躁進懷貪之人何代無有在朝廷辨明而進退之如責人實效旌人清節貪冐者廢

之趨附者抑之如此則多士知勸各生廉退之心皇祐

間常患搢紳奔競仁宗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

躁求者自當知恥於是宰相文彥博曰韓維安於恬退

乞加甄錄以厚風俗

臣聞求者予之不求者不予此人之所以求也夫

奔競之習固不能免特在夫上之人處之如何耳

爵祿在上下皆趨而爭之故名曰奔競則其弊非

在下也誘之於上而禁之於下猶聚羶而欲去蟻

雖防禁日嚴亦豈能杜絶之哉惟當崇尚恬退不
待其求徑加擢用公道既明不可倖得則人皆勉
於為善以求自見頭鑚肘刺既知無益則奔競之
習不待革而自止仁祖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
擢則躁求者知耻慶歴輔臣亦謂責實效而旌清
節則多士知勸此乃清源正本之論今之奔競其
弊已極未歴仕而求辟無寸功而冒賞捨法用例
宛轉扳援趨權附勢妄圖榮進承之則冀即真未

滿則思內擢圖近次則攘人之闕而勒令改替百計營求不進不止其得者必不肯以儌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以沉淪為歎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不亦難乎推原其故雖起於在下者有所求而亦基於在上者有以遂其求惟不待求而自予有所求而不予茲實救弊之要術也蓋中人之性易流榮進之念誰獨無之不求自得則孰不各安其分不求不得亦無惑乎求者

之多也誠使兩造吾門者抑之以戒貪進安於靜退者薦之以厚風俗則伺候於王公之門奔走於形勢之塗者必皆聞風斂跡恐為清議之所指目況敢冐然而求進乎夫一兎在野百人逐之以可求而得也積肉在市過者不顧以求而不可得也苟皆知不當得者不容妄求則奔競之風不患其難革矣惟陛下與大臣圖之

元英宗時監察御史烏克遜良楨以國俗父死則妻其

從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奏曰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七